■学前教育理论

丹麦电影《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

——兼论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与“敞亮”

李　旭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导致了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要破解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不能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要从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对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展开叙事研究，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合理地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理解儿童。

关键词：儿童生活世界；现象学；克拉尔；“谎言”迷局；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8)07－0051－07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8.07.012

Klara’s Lie－puzzle in the Danish Film Jagten——Discussion on the Covertness and Overtness of Children’s Life－world

LI X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vertness of children’s life－world resulted in Klara’s lie－puzzle in Danish Film Jagten. Narrative research on Klara’s Lies can be implemented not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but also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angle of children’s life world to uncove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lm, helping a profound and reasonable cognition of children’s life world and contributing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s life－world; phenomenology; Klara; lies－puzzle; narrative research

最初知道《狩猎》(Jagten)这部影片，缘于 2017 年初一位同事的留言：“如何从幼儿心理学角度去理解(解释)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说谎?”[①] 通过搜索，得知这是一部丹麦电影，2012 年上映，由托马斯·温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执导，麦德斯·米克尔森(Mads Mikkelsen)等人主演。为了回应同事的问题，笔者将影片找来，仔细地看了几遍[②]。该片主要讲述了心地善良、性格温和的卢卡斯(Lucas，Mads Mikkelsen 饰演)刚与妻子离婚，独自在小镇上生活。他在镇上一家幼儿园工作，深受孩子和同事们的喜欢。工作期间，由于拒绝了一名叫克拉尔(Klara)的小女孩的“示好”，遭到了克拉尔的“谎言报复”而背上“性侵女童”的罪名。自此，卢卡斯的生活陷入一团糟：朋友的唾弃、家长的指控、女朋友的不信任、警察的调查介入……虽然最终真相慢慢露出水面，镇上的人们也再次理解和接受了卢卡斯。但是，一年后在儿子马库斯(Marcus)成人礼后的狩猎活动中，“砰”地一声枪响让卢卡斯惊魂未定，也让

收稿日期：2017－12－06；**修回日期**：2017－12－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XJC880007)

作者简介：李旭，男，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原理，儿童文化，儿童生活世界。

观众耳边仿佛响起“狩猎远未终结”的余音……

看完影片之余，笔者顺便看了“豆瓣”上的影评，全部评论高达4万余条。粗略浏览了一下，发现多数评论集中于对克拉尔谎言的口诛笔伐，甚至通过谎言透视人性、得出“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的结论。结合同事的留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从一种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透视克拉尔的“谎言”，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儿童。

一、“蒙蔽”的儿童生活世界：克拉尔“谎言”迷局的形成

儿童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源自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聚焦儿童意义的完整展开。儿童生活世界“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1]。因此，儿童生活世界既是理解儿童需要认识的内容，又是认识儿童的方法。“认识儿童生活世界就要对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儿童如是’——进行描述；同时，还要追溯其发生境域，对‘儿童为何如是’进行诠释。”[1]其要旨在于“面向儿童本身”——借鉴于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的启示。“在胡塞尔那里，‘事物本身’(Sache selbst)指‘事物’在认识主体的意向结构中的构造；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则将认识主体消解于‘事物是其所是’的显现中，‘事物本身’指‘表现自身为自身的东西’；对于伽达默尔，‘事物本身’就是建立合法前见的东西，昭示了存在的历史性。”[2]简言之，“我”在一种主体际性的视角中、在主客体视域融合的境遇中，实现“现象即本质、本质即现象”的要义。

这注定认识儿童生活世界(或儿童生活世界方法的实现)不是一条坦途。在启蒙运动之前，“现象”(Phenomenon)首先是一个神学词汇，有“显现”(Erscheinung)之意，主要是指神(上帝)的“显示”(现象学深受这一隐喻的影响)。神的“显示”有两个特点：第一，只有被神选中的人(先知)才能看到这些现象；第二，现象是一种启示，神通过选中的人告诉大家一些喻示。这一“隐喻”提醒我们，认识儿童生活世界首先要看能不能得到儿童的“显现”；然后才是我们能不能“读”懂儿童的“显现”。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要么无法接近儿童(儿童不向我们“显现”)，要么接近了儿童而无法识别儿童的“伪装”(无法“读”懂儿童的显现)，这就是笔者所言及的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在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谎言”迷局的形成，正是因为儿童生活世界被“蒙蔽”所致。影片中，人们判断卢卡斯“性侵”克拉尔，主要是根据后者分别给葛瑞泽(幼儿园负责人)和奥莱(心理医生)的言语陈述(包括动作、神态、表情等，可以统称为克拉尔“现象”)。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对话场景(场景文字来源于影片)。

场景之一：克拉尔与葛瑞泽的对话

幼儿园放学后，葛瑞泽正在收拾整理物品……

克拉尔望着葛瑞泽，忽然冒出了一句：“我讨厌卢卡斯！”

葛瑞泽转过头，略感吃惊：“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好朋友呢。”

克拉尔：“完全不是。”

葛瑞泽：“为什么呢？”

克拉尔：“他很蠢，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小弟弟’。”

葛瑞泽笑了笑：“所有男孩都有啊，像你爸爸啊，托斯汀(克拉尔的哥哥)啊。”

克拉尔吸了一下鼻子：“嗯，但是……他的是硬的，硬得像根木棒。”

葛瑞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转过头望着克拉尔，严肃而又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克拉尔：“是真的。”然后动动嘴角，吸吸鼻子。

葛瑞泽盯着克拉尔：“到底发生了什么？”

克拉尔摇摇头，说：“他送给我一颗心。”把心形手工放在桌子上：“但我不想要。”

葛瑞泽露出怀疑的表情，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直接扔掉啊。”

……

葛瑞泽摆弄着心形手工作品，陷入沉思……

“性侵幼童事件”在西方国家时有发生，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通常通过立法等形式对侵犯者进行惩罚，以保护当事幼童。自己所在的幼儿园出了“这样的事情”，作为幼儿园负责人，葛瑞泽显得十分焦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伪”，葛瑞泽找来心理医生奥莱，同奥莱一起询问克拉尔。

场景之二：奥莱、葛瑞泽与克拉尔的对话

幼儿园办公室内。

奥莱：“克拉尔，你能跟我详细重复你给葛瑞泽说的事吗？”

克拉尔不说话。

葛瑞泽：“快告诉他你跟我说的啊，关于那颗心形。”

克拉尔：“我什么都没有说！”

奥莱说：“那难道是……葛瑞泽自己编出来的？

还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克拉尔吸吸鼻子、摇摇头:“对。”

奥莱:“好,试着跟我说吧。”

葛瑞泽看着克拉尔:“你可以说出来的。”

克拉尔还是不说话。

奥莱:“你是不是真的说……你看见过……卢卡斯的‘小弟弟’?”

克拉尔看着奥莱,摇摇头。

奥莱:“试着告诉我卢卡斯对你做的事儿。你可以试着说,克拉尔。”

克拉尔抬起头说:“我想出去玩!”

葛瑞泽:“但你必须回答他。别怕,奥莱是个好人,他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奥莱:“他是不是在这里给你看过他的‘小弟弟’?是这样吗?”

克拉尔还是什么也不说,奥莱紧盯着克拉尔。克拉尔点点头。

奥莱:“你点头了?是在这里吗?幼儿园?”

克拉尔使劲点点头。

奥莱:“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葛瑞泽告诉我说,你说他的‘小弟弟’是硬的。他的‘小弟弟’是硬的吗?”

克拉尔点点头,提高声音:“好像是,我不记得了。”

奥莱微点着头:“那他的确给你看了他的‘小弟弟’?”

克拉尔点点头。

奥莱:“克拉尔,谈论卢卡斯让你不舒服吗?”

克拉尔望向窗外,点了点头。

奥莱:“因为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

克拉尔抬起头,然后点点头。

奥莱:“你表现得很好,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结束了。他然后做了些什么?给你看了‘小弟弟’之后。”

克拉尔歪着头:“我不知道。”

奥莱:“你摸过他的‘小弟弟’吗?”

克拉尔没有回答,奥莱又问:“你不记得了?嗯,有白色的东西流出来吗?”

……

经过了一番谈话调查,葛瑞泽认为“克拉尔很有想象力,但我相信她”,奥莱则认为应该让警方介入,并需要家长的批准,因为“看起来她不像在胡编乱造”。这种笃定的“相信”,主要来源于克拉尔对“性侵”细节的描述,如“他的是硬的,硬得像一根木棒”。谁能够想象出如果不是真正地遭遇了一些事儿,一个幼童怎么能如此清晰地描述出这种细节呢?随后,葛瑞泽在幼儿园召开家长会之前把这件事告诉了阿格尼丝(克拉尔的妈妈),并在家长会上较为隐晦地向家长们通报了幼儿园发生的“性侵”事件,让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尿床、头疼、噩梦等情况,以确定“性侵”的范围。就这样,“性侵”事件由最初极小范围内的知情迅速向小镇的每一个角落扩散,最终人们也得知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卢卡斯。“性侵”的证据除了葛瑞泽与奥莱从克拉尔哪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外,还有人们对幼儿的一些比较固定的看法——幼儿是不会说谎的。当卢卡斯找到西奥(克拉尔的爸爸)辩解时,西奥不停地说:“卢卡斯,我了解她,她不会撒谎,从不撒谎。”阿格尼丝更是将卢卡斯逐出了家门。慢慢地,整个镇上的人都逐渐疏远甚至憎恨卢卡斯,即使卢卡斯被警察“无罪释放”后,镇上的超市也拒绝卖东西给他,并将其羞辱暴打了一顿。

至此,由克拉尔“精心”设计(成人参与)的“谎言”迷局得以形成,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人们遭遇了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大家听了克拉尔的话,借此判断卢卡斯“性侵”了克拉尔。然而,仅凭一面之词,人们没有去分析克拉尔在相关言语情境中所处的状态及体验,更没有多方了解、去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如此,只是获取了一些克拉尔“显现”的假象,最终引发了悲剧。

二、“敞亮”的儿童生活世界:克拉尔“谎言”迷局的破解

根据现象学要义,“敞亮”意为向儿童“敞开”自己以期觅得进入儿童生活世界的一束“亮光”。在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中,我们需要一种“敞亮”的儿童生活世界,以获得对克拉尔生活世界较为完整地把握,从而破解“谎言”迷局。

(一)面向儿童本身,向儿童“敞开”自己

胡塞尔认为:“合理地或科学地判断事物,这意味朝向事物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ten),也即从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身,追问它的自身给与(selbs tgegebenhe it),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的先入之见。”[3]“面向儿童本身”就意味着将事先对儿童的态度“搁置”起来,不要抱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和态度。可以通过“反思”实现,即“摆脱这个由于存在信仰而被投入到课题对象之中的状态”[4]28。在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中,“局内人”(指影片中涉入其中的人)之所以没有识破“谎言”,原因就在于大家

都或多或少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从而影响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当大家听了克拉尔的陈述后，不是以一种“搁置”的态度来审视，而是带着“孩子从来不说谎”的前见，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各自的思考和判断。更有甚者，在奥莱与克拉尔的对话中，奥莱更是对克拉尔赤裸裸地“诱导”（违背了研究者伦理，也有失职业道德），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置后者对“性侵”的否认、模棱两可的说辞等于不顾，直到最终“证实”了“卢卡斯‘性侵’了克拉尔”这一结论。这完全违背了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的认识原则，没有“敞开”自己、将自己从偏见和已有态度中解放出来，无法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必然看不清“谎言”迷局。因此，要认清迷局、判断克拉尔有没有说谎，首要就是“面向儿童本身”，向儿童“敞开”自己。如此，才能“回到儿童本身”，不带偏见地接收来自克拉尔的“显现”，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运用儿童视角，抓住通往儿童生活世界的那一束“亮光”

如果说“面向儿童本身”是向儿童敞开自己，代表在面对儿童时的一种“搁置”态度和“反思”的状态。那么，我们还需要一种方法来抓住来自儿童生活世界的“亮光”。这一方法就是一种特殊的成人视角——儿童视角，即成人基于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如其所是”地认识理解儿童的方法立场。这一方法立场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即“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看它”[5]41。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意为“儿童的视角”，即“来自儿童‘由里及外’（inside out）的观点或立场表达”[6]序,vi。与儿童的视角相对应的是“儿童视角”，即“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尝试‘由外及里’（outside in）地探究儿童所使用的方法”[6]序,vi。在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异质性”——“‘儿童视角’表明了对‘儿童的视角’的无限接近，这既是一种接近的无限可能性，同时又代表一种无限不可能性——二者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叠合。”[1]

“按照撒谎的初始动机，将谎言分为利他谎言和利己谎言。”[7]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的娱乐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说谎行为”[8]。从影片后续叙事中似乎可以看出，克拉尔“撒谎”有着典型的利己倾向。同时，家庭中“娱乐色彩”的缺乏也为其“撒谎”提供了部分理由。然而，克拉尔究竟有没有说谎，笔者认为应该站在一种更为本体、意义更为完整的视角来审视，在克拉尔“谎言”迷局中，我们首先需要根据克拉尔“是其所是”的显现判断“克拉尔有没有说谎”。有学者指出，如果一种言语表述被认定为谎言，需要符合三个方面的特征：事实——言语是否符合真实；意图——说话者是否有意欺骗；信念——说话者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9]说话者言语不符合事实、意在欺骗、不相信自己的话，则为说谎。当然，“意图、信念及事实三个成分在个体定义说谎时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对说谎概念的贡献也不一样。”[9] Strichartz & Burton（1990）指出：与儿童相比，成人把信念成分看得比事实或意图更重些；如果认定言语表述是错误的，则把意图看得重于事实。[10]当克拉尔说出“我讨厌卢卡斯！”、“他很蠢，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小弟弟。”、“他的是硬的，硬得像根木棒。”、“他送给我一颗心，但我不想要”等话语时，作为“局外人”（置身事外的人，如观影者），我们似乎都会判断克拉尔在“说谎”。因为她说的话不符合真实、为了“报复”卢卡斯而欺骗、她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的话，这些都构成了克拉尔正在“说谎”的有力证据，特别是她的意图（报复卢卡斯），更是为判断其说谎时添加了浓浓的感情色彩。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克拉尔说出“他的是硬的，硬得像根木棒”，正如葛瑞泽所说“她很有想象力”，幼儿皆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他们会把一些在成人看来不着边际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克拉尔能描述出如此的细节，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想象力的“拼结”。通过观看影片，我们知道克拉尔在哥哥托斯汀的影响下，对男性的生殖器有了一定的观感和了解，她厌恶（羞愧于）哥哥等人给她看男性生殖器官的画面，附身亲吻卢卡斯时恰好“触碰”到了卢卡斯的生殖器官，后来又正好遭遇了卢卡斯对自己“示好”的拒绝，“失望”和“被抛弃感”让她在二者之间产生联想，从而做出相应的陈述。第二句话“他送给我一颗心，但我不想要”。在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上，“主客体互渗”最能揭示这一点。克拉尔送心形手工给卢卡斯，但被后者拒绝了，这种拒绝让克拉尔很失望，并且伴有“受抛弃”的体验和“被抛弃”的担心。为了缓解自己内心“失望”而带来的不适感，克拉尔让自己和卢卡斯进行了一个“换位”，将自己转到主动的一方以试图消解这种不适。如此看来，克拉尔的相应言语是否真实有待斟酌：这种真实是外部真实还是内部真实？如果以外部真实来判断，克拉尔显然说了谎；但如果以内部真实来判断，克拉尔自己体验到的或许就是真的。

对于谎言的“意图”（因认定克拉尔言语表述是

错误的,所以“局外人”视其为判断卡拉尔说谎的重要证据),由于前面的“事实”特征的模糊性,如果说“克拉尔为了报复而说谎”,这明显缺乏证据。最多只能说由于克拉尔的陈述,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卢卡斯的伤害,在克拉尔的主观里她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局面。特别是到了后面,克拉尔(隐约)发现由于自己说过的话,给卢卡斯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时,她力图改变、否认自己原来说过的话,以减小(消除)这种影响。在卢卡斯到克拉尔家找到西奥辩解、最终被阿格尼丝逐出门时,克拉尔看到了卢卡斯,主动与卢卡斯打了个招呼。后来克拉尔对阿格尼丝说:“他什么都没有做,我胡说的蠢话,仅此而已。而现在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谈论这事,这不是真的”,最能代表克拉尔后来的真实想法。

对于“信念”,在克拉尔的理解里,有时她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比如通过直接的陈述,或者在别人(葛瑞泽、奥莱等人)问到时,肯定地点头;有时又否定自己的说法,比如她在奥莱的询问中的否认、对妈妈说“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不是真的”,并在其他人面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此,“克拉尔有没有说谎”这个问题值得反复斟酌。我们不能单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判断,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儿童的“谎言”。当我们真正“敞开”自己、以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为切入点,运用儿童视角去认识理解克拉尔的生活世界时,才能更合理地思考和判断这一问题。于是,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纠结于“克拉尔有没有说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更应该审慎地追问:“克拉尔为什么‘这样说’?”

(三)回溯求证,探寻“克拉尔为什么‘这样说’”

为了更进一步地看清克拉尔“这样说”的原因,我们将在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视域中审视克拉尔的“谎言”迷局。胡塞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当下化”,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克拉尔的“谎言”迷局。“通过回忆和期待,我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即,我将现实的、当下的、或近或远的时间性‘环境’(Umgebung)当下化……所以,‘回忆’和‘期待’的被给予方式被归结到‘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上。”[11]20“当下”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了儿童的过去与现在。通过“当下化”,“我”不断地将儿童的过去、现在纳入到“当下”之中,实现对儿童意义的整体把握。因此,要回答“克拉尔为什么会‘这样说’”,就要回到克拉尔的“这样说”(最直观给予的“当下”)的发生境域,去回溯求证,最终诠释克拉尔言语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克拉尔与卢卡斯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克拉尔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超市门外等卢卡斯。卢卡斯提着两袋物品从超市走出来,唤起芬妮(Fanny,卢卡斯养的狗)准备离开,看到了克拉尔,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卢卡斯:“有什么事儿吗?”

克拉尔:“我迷路了!”

卢卡斯:“噢,是吗? 你爸爸妈妈呢?”

克拉尔:“在家。我没注意往哪儿走,走着走着就到这里了。”

卢卡斯:“你不想踩到路上的网状线条吗?”

克拉尔摇头。

卢卡斯:“所以你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克拉尔:“我不记得路了。”然后耸了耸肩。

卢卡斯:“啧,这的确很困扰。”卢卡斯在克拉尔面前弯下腰:“不过我认识路,我带你回去?”

克拉尔点头。

卢卡斯:“我注意方向,你注意线条。”

……

克拉尔不见得就是真正“迷路了”,不过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克拉尔对卢卡斯有着深深的依赖,这种依赖,与克拉尔在家中的处境有关——伴随着这种依赖,是克拉尔在家中的无助和孤独感。

克拉尔坐在家门外花园内,卢卡斯走了过来。

“克拉尔,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好!”克拉尔招呼卢卡斯。房子内,西奥夫妇正在争吵。

西奥:“听着,你必须带她去幼儿园。”

阿格尼丝:“我们说好的。”

西奥:“说好什么?”

卢卡斯问克拉尔:“他们在吵架?”

克拉尔望着卢卡斯,点了点头。

卢卡斯:“你不开心吗?”

克拉尔仰望着卢卡斯:“没有,只是他屁股需要被踹一脚。”

卢卡斯笑了:“我送你去幼儿园?”

克拉尔点点头:“好主意!”

卢卡斯:“我跟你父亲说一声。”

拿出电话打给了西奥……

二人一起离开。

克拉尔:“你注意方向,我注意线条。”

卢卡斯:“行,就这么办。”

二人手牵着手往幼儿园走去……

对话中,屋内西奥和阿格尼丝正在为送克拉尔去幼儿园的事争吵,争吵之间交织着卢卡斯与克拉

尔的对话。一边是争吵，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哪里；一边是卢卡斯主动送克拉尔去幼儿园，二人甚至形成默契——“你注意方向，我注意线条”。这种默契还有“只是他屁股需要被踹一脚”的调侃。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常好，克拉尔十分依赖卢卡斯，更加衬托出克拉尔在家中的无助和孤独。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在这种关系背景下，克拉尔在幼儿园的遭遇。在克拉尔与葛瑞泽的对话之前，即克拉尔“这样说”之前，幼儿园内发生了一出场景：

幼儿园内，克拉尔坐在桌子旁专心地制作一个礼物。做完后，她很认真地用纸把礼物包装好，并用透明胶布封了起来，然后用笔在上面写着一些内容。

……

克拉尔倚在门旁，微笑地看着卢卡斯与其他小朋友疯闹……克拉尔笑着跑上去，伏在了卢卡斯的身上，亲吻卢卡斯。卢卡斯推开克拉尔，站起身，对大家说：“快去吃水果。”并叫住了克拉尔：“克拉尔，你过来一下！”

卢卡斯：“我在我的裤包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礼物。”看着克拉尔，从裤包里拿出礼物：“把它送给同学吧。”

克拉尔望着卢卡斯：“这不是我的。”

卢卡斯：“上面写着‘克拉尔’。”

克拉尔摇晃着头：“肯定是有人在跟你开玩笑。”

卢卡斯：“好吧，那就把这个给你妈妈吧，或者给制作它的那个人。还有，亲吻只限于跟爸爸和妈妈。”

克拉尔一字一顿地说：“这不是我的。”

……

卢卡斯的态度让克拉尔感到疑惑：本来满怀期待，结果当头一棒！被自己最信赖的人拒绝，克拉尔感到深深的失望，并伴有难堪和羞愧，以至于最后拒绝承认“礼物”是自己送的。

第三，“被拒绝、疑惑、失望、羞愧、被抛弃、愤怒”等交织在一起，使得克拉尔“这样说”。在克拉尔的言谈中的四句关键的话：“我讨厌卢卡斯！”、“他很蠢，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小弟弟。”、“嗯，但是……他的是硬的，硬得像根木棒。”、“他送给我一颗心，但我不想要。”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四句话，我们会得出影片中大多数人的判断：克拉尔讨厌卢卡斯，因为卢卡斯对克拉尔做了不道德的事儿。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各种生活场域中克拉尔的遭遇后，我们就会更理解这些话本质的含义。克拉尔与卢卡斯关系亲密，极度依赖卢卡斯，这与其在家中的孤独、无助、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有关；当克拉尔通过亲吻、送礼物等方式向卢卡斯表达这种亲密和依赖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于是，克拉尔感到很失望，有被拒绝、被抛弃的体验，感到羞愧，进而产生愤怒。因此，“被拒绝、疑惑、失望、羞愧、被抛弃、愤怒”等构成了克拉尔的当下状况及体验，这种状况及体验，凝结了其发生境域，二者一并构成克拉尔最直接的“当下”，引发了克拉尔的“这样说”。

三、结语：不要让儿童生活世界的“假象”蒙蔽了双眼

事实上，克拉尔所说的最关键的四句话中，并没有向我们表明“卢卡斯性侵了克拉尔”。不论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去理解克拉尔的话语。“局外人”因对事件的整体了解，“看到了”克拉尔的“邪恶”意图，从而判断克拉尔说谎；“局内人”因对事件的不了解，误读了克拉尔的信息，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二者都是受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所致：“局内人”没有收到儿童“显现”的信息，误读了不相干的信息；“局外人”接收到了儿童“显现”的信息，却误解了这些信息。

“儿童是什么样的，要看我们眼中有没有‘儿童’。”[12]175“认识理解儿童，或许正如神灵的‘谕示’——只有虔诚的信徒才有机会得知一二。而为了这‘一二’，我们需要的是一生的修行。”[2]在儿童生活世界中，要善于合理运用“明见性”与“我”的“权能性”，识破儿童“假象”。“胡塞尔将哲学中的本原被给予称为明见性（Evidenz）。明见性的特征是直观，在这种直观中，我以无兴趣的、不参与的考察方式看到对象，即看到某些普遍本质联系。只要事物是在此时此地的当下中显示给我，那么对这事物的感知便是直观。”[11]8对于“权能性”，“胡塞尔将这些在感知事物上出现的多种被给予方式称为‘映射’，这些映射中的一部分——当下进行着的映射——‘真实地’、直观地将事物显示给我，而其他的映射则是作为可能性而被我意识到的，我可以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真实的直观。这种可能性作为某种处于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而被我拥有，因此，胡塞尔将它们称之为‘权能性’（Vermöglichkeit）。”[11]10明见性与权能性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明见性的权能性是无源之水，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背离儿童生活世界；没有权能性的明见性只会让我们遭受“蒙蔽”，无法真正看清儿童生活世界。明见性是“本原被给予”，将“我”直接置身于儿童面前、置身于儿童生活世界之中，接受来自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的意义内容及

内容之间的普遍联系;权能性则将“我”从儿童生活世界中抽取出来,获得审慎反思的“局外人”身份,将不能直观感知的内容(某种可能性)不断地与儿童的“直观给予”发生联系,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直观”,“如其所是”地构建儿童生活世界的意义,从而深入认识理解儿童。如此,我们方能有效地运用儿童视角,栖居于孩子自己世界的一角“清净地”[13]148,获得我们自身诗意存在的居所。

［注　释］

① 同事的原话是:“李老师,电影《狩猎》从幼儿心理学如何去看它?幼儿说谎?”

② 影片来自优酷网,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2NDAwMjQ0.html.

［参考文献］

[1] 李旭,李静.儿童生活世界的含义及认识路径[J].全球教育展望,2014(7).

[2] 李旭.从解构到重构:视域融合中的儿童生活叙事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3] 张庆熊.“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对现象学和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反思[J].哲学研究,2008(10).

[4]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修订本)[M].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 D· Sommer,I· P· Samuelsson,K· Hundeide. Child Perspective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 V. 2010.

[7] 张艳,徐东.幼儿撒谎行为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7).

[8] 鲁如艳.家庭环境与幼儿说谎的关系:幼儿性别的调节作用[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7).

[9] Lee K. Lying as doing deceptive things with words: A speech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M]. In: A stington J W (Ed). Mind in the making.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10] Lewis M. The development of deception. In: Lewis M, Saarni(Eds). Lying and deception in everyday life [M]. N. Y.: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11]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2] 李旭.儿童在园生活体验叙事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13] 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M].郑振铎,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张雁影］

(上接第 50 页)

会导致儿童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这种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应该果断摒弃。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需要以身作则,给孩子们树立好榜样,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我国,长辈与晚辈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观,这深深影响着我们。孩子做错了事,一些父母会教训甚至打骂孩子,这样导致很多孩子对父母有一定的畏惧感,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弟子规》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做表面上的言传,家长应该摒弃《弟子规》里“尊卑贵贱”的思想,与孩子平等的交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可以根据孩子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家规”,并与孩子一同遵守规定,孩子能够自己完成的事应该放手让孩子独立去完成,这样既能提高孩子各方面能力,又能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可以有效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家长只有剔除《弟子规》中不合时宜的糟粕,做到言传身教,才能真正发挥《弟子规》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的益处。

有学者早就提出“国学教育中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化十分重要,既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又要避免让陈旧、不合时宜的内容误人子弟。”《弟子规》中有些教育思想及道德观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了,所以我们在运用《弟子规》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持扬弃的态度,做到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幼儿在学习了这些道理之后多去实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全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

［参考文献］

[1] 李慧霞.《弟子规》的成书背景研究[J].文教资料,2014(32).

[2] 杨万霖.《弟子规》:一半很重要,另一半很糟糕[J].黑龙江史志,2010(8).

[3] 袁倩.从养成教育视角谈《弟子规》的意义、作用及局限[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4.

［责任编辑　王亚婷］